

李宝嘉 著

官场现形记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知识出版社

3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 著

· 3 ·

知 识 出 版 社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第 一 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勘后进.....	1
第 二 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14
第 三 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镌级蓝呢糊绿轿	31
第 四 回	
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47
第 五 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60
第 六 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75
第 七 回	
宴洋官中丞嫫礼节 办机器司马比匪人	90
第 八 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头无路.....	105
第 九 回	
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121

第十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135

第十一回

穷佐杂夤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軋斗心思…………… 150

第十二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167

第十三回

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182

第十四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200

第十五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218

第十六回

瞒贼赃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 236

第十七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253

第十八回

颂德政大令挖震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272

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292

第二十回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309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赢当场出彩 弄巧成拙蓦地撤差…………… 325

第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勸孝子…………… 343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358

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375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395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412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426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440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459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477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498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519

第三十三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537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558

第三十五回

捐巨贲纨绔得高官 吝小费貂珥发妙谗…………… 577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593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613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628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644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谢多才…………… 659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677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691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齷齪堂构相承…………… 705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722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742

第四十六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762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781

第四十八回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795

第四十九回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遗群姬…………… 814

第五十回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833

第五十一回

复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854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径假子统膏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875

第五十三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894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纤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911

第五十五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衔条州判苦求情…………… 927

第五十六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948

第五十七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973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989

第五十九回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1008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1024

第十七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却说胡统领同周老爷虽然比前冷淡了许多，然而有些事情终究不能不请教他，所以心上虽不舒服，面子上还下得去。周老爷虽也觉得，也不好说甚么。

一日接到省宪批稟，叫胡统领酌留兵丁，以防余孽，其余概行撤回，各赴防次；并饬胡统领赶把善后事宜，一一办妥，率同回省。胡统领一得此信，别的都不在意，只有开造报销是第一件大事。出兵一次，共需军装若干，枪炮子药若干，兵勇们口粮若干；土匪抗官拒捕，共失去军装若干，用去枪炮子药若干，兵勇受伤津贴若干；无辜乡村被累，抚恤若干；打了胜仗，犒赏若干；办理善后，预备若干。先扎了一篇底帐。想了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办得此事，只得仍把周老爷请来，同他商量。周老爷道：“容易。有些事情叫首县庄令去办，其余的由我们自己斟酌一个数目。等卑职商同粮台黄丞，传知各营官一声，叫他们具个领纸上来，要开多少就多少，还有什么不成功的。”胡统领道：“不瞒老兄说：兄弟这个差使，担了许多惊，受了许多怕，虽然得了个随折，其实也有名无实。总得老哥费心，替兄弟留个后手，帮兄弟出把力，将来兄弟另图厚报。”周老爷道：“大人委办的事，卑职应得效劳，况是大人分内应得的好处。”嘴里如此说，心上

早已打了主意。等到退了下来，一切费用，任意乱开，约摸总在六七十万之谱。先送上胡统领过目。胡统领道：“太开多了，怕上头要驳。”周老爷道：“卑职的事，别人好瞒，瞒不过大人。卑职自从过班到如今，还没有引见，已经背了一万多银子亏空。现在蒙大人栽培，趁着这个机会，一来想把前头的空子弥补弥补，二来弄个引见盘缠；就是引见之后，一到省也不会就得甚么差使，总得空上二三年，免得再去拖空子；这个都是大人栽培卑职的。至于大人的事，卑职感恩知己，自当知无不言。这桩事情下来，虽瞒得一时耳目，终究一定有人晓得；既然晓得，保不住就要说话。多开少开，总是一样。将来回省之后，幕府里面，同寅当中，应该应酬的地方，少不得还要点缀点缀。所以卑职也要商通了首县庄令、粮台黄丞，方可办得。”

胡统领一听他口气，虽然推在别人身上，知道他已经存了分肥念头，心上老大不愿。忙道：“老兄要引见，兄弟另外借给老兄。现在的事，只要切实替兄弟帮忙，兄弟没有不知道的，将来一定另图厚报。就是黄、庄两人，兄弟亦自有帮他们忙的地方。总之，报销上去的数目还要斟酌。”周老爷明晓得胡统领心上不愿意他分肥。忽然想到从省里临来的时候，戴大理嘱咐他的一番话，说胡统领的为人，吃硬不吃软。“我今同他商量，他竟其不答应。现在忙了这多天，连个随折都没弄到，看他样子还像怪我不替他出力似的。出了好心没有好报，看来为人也有限。若不趁此赚两个，将来还望有别的好处吗。至于他说将来怎样帮忙，也不过嘴上好看。现在的人都是过桥拆桥的，到了那时候，你去朝他张口，他理都不理你呢。为今之计，只有用强横手段，要作弊大家作弊，看

他拿我怎么样。”主意打定，正待发作，忽又转念一想道：“且慢。我今同他硬做，倘或彼此把话说僵，以后事情倒不好办。现在这里的人又没一个可以打得圆场的。我看此事须得如此如此，方能如愿。”一面打算，一面答应了几声“是”，说：“大人吩咐的话，实在叫卑职刻骨铭心。卑职蒙大人始终成全，还有什么不替大人出力的。”胡统领道：“如此甚好，将来兄弟自有厚报。”

周老爷见话说完，退了下来，回到自己船上。此时主意早经打定，便命跟班的拿了帖子，跟着进城，去拜县丞单太爷。原来这里的县丞姓单名逢玉，大家都尊他为单太爷。自从到任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平时同绅士们还说得来。只因他为人骗功最好，无论见了什么人，一张嘴竟像蜜炙过的，比糖还甜，说得人家心上发痒，不能不同他要好。

严州虽然是座府城，并没有什么大绅士，顶大的一个进士底子的主事。因为发达的晚，上了年纪，所以不到京里去做官，只在家里管管闲事，同地方官往来往来，包揽两件词讼，生发生发，借此过过日子。虽然也没有甚么大进项，比起没有发达的时候，在人家坐冷板凳，做糊猕大王，已经天悬地隔了。这位主事老爷姓魏名翹，表字竹冈，就住在本城南门里头。只因本年十月十二是他亲家生日，——他亲家是屯溪有名的茶商，姓汪名本仁——他所以特地预早一个月奔了前去：一来拜亲家的寿，二来顺便看看女儿，三来再打两百块钱的秋风，回来好做过冬盘缠。后来严州信息不好，家里写信给他，催他回去。汪本仁说：“亲家，现在正是乱信头上，你年纪大了，犯不着碰在刀头上。我这里专人去打听，如

果势头来得凶，连你宝眷一块接了来，就在我这里权且顿身；倘若没有什么事情呢，你再回去不迟。”魏竹冈听了亲家的话，只得权时忍耐。等到胡统领大兵一到，土匪平静，他儿子又赶了信去，连着前头他亲家汪本仁派往严州的人也就回来了。魏竹冈晓得家乡无事，把心放下。其时亲家的生日早经做过。他又住了几时，辞别起身，亲家知道他是靠抽丰过日子的，于盘缠之外，加送了他二百块钱的年敬；女儿又在自己私房当中，贴了他二百块钱：总共得了四百块钱回家度岁，倒也心满意足。冬天水干，船行极慢，一路上滩下滩，足足走了十几天，方到严州。

其时胡统领已奉到省宪催他回去的公事，同周老爷商量开造报销的数目。周老爷因为胡统领不能遂他的心愿，晓得这里县丞单太爷神通广大，他二人从前在那里又同过事，交情自与别人不同，所以特地进城拜望他，同他商酌一个借刀杀人的办法。单太爷听了会意，便说：“这事情你老堂台出不得面：一来关系名声；二来同统领闹翻之后，也没人打得圆场。依晚生愚见：不如找个人出来教给他去做，等他做好之后，稍些分点好处与他。等他做恶人，我们做好人。应得帮腔的地方，我们就在里头帮两句，岂不更有把握？”周老爷道：“兄弟此来，正是这个意思。但是此人甚不好找。”单太爷便把魏竹冈保了上去，说道此人如何能干，“无论甚么事情都做得出。他一年帮晚生忙的地方很不少，晚生一年帮他忙的地方也不少。托了他，保管成功。但是此人两月头前就到屯溪去拜他亲家的寿，目下不知道已经回来没有。”说罢，便叫跟班：“拿我的片子，到南门里魏府上打听魏大老爷屯溪回来没

有。立等回信。”跟班的去不多时，回来禀报：“魏大老爷是刚刚昨天夜里转的。因为路上受了一点风寒，在家里养病，所以还没有过来。叫小的回来先替老爷请安，说有什么事情就请过去谈谈。”单太爷点点头，跟班的退了下去。周老爷便催他立刻去看魏竹冈，“好歹今晚给我一个回信”。单太爷满口答应。

等送过周老爷，他也不坐轿，便衣出得衙门，只带一个小跟班的，拿了一根长旱烟袋，一直走到魏家门口，通报进去。魏竹冈请他书房相见。进得门来，作揖问好，那副亲热情形画亦画不出。一时分宾归坐，端上茶来。两个人先寒暄了几句，随后讲到土匪闹事。魏竹冈一向是以趋奉官场为宗旨的，先开口说道：“这位统领同兄弟乡榜^①先后只隔一科；他中举人的座师，就是兄弟会试的房师。他的朱卷我看见过，笔路同我一样；只可惜单薄些，所以不会中进士。我二人叙起来还是个同门。难得他到我们这里办了这们一件事。等我的病好些，我得去拜他一趟：一来叙叙同门之谊；二来我们地方上的绅士应得前去谢谢他。将来等他回省的时候，我还要齐个公分，做几把万民伞送他，同他拉拢拉拢。将来等他回省之后，省里有什么事情，也好借他通通声气。老哥是自己人，我的事是不瞒你的。你说我这个主意可好不好？”单太爷道：“好是好的。但是现在的人总是过桥拆桥，转过脸就不认得人的。等到你有事去请教他，他又跳到架子上去了。依我之见：现在倒不如趁此机会想个法子，弄他点好处，我们现到手为妙。等到好处到手，我们再送他万民伞。那是大家光光脸的事情，有也罢，没有也罢，好在是众人的钱，又不要你自己掏腰，倒也无甚出人。”

魏竹冈听了诧异道：“怎么这件事情还有什么好处在内？兄弟敲竹杠也算会敲的了，难道这里头还有竹杠不成？”单太爷道：“不是我说，你几乎错过。我晓得你从屯溪回来，一路受了些辛苦，所以特地备下这分厚礼替你接风。”魏竹冈听了，心痒难抓，忙问：“到底是个甚么缘故？”单太爷道：“你出门两个月，刚刚回来，也不曾出过大门，无怪乎你不晓得。等我来告诉你。”说着，便把此事始末，说了一遍。又道：“当初并没有甚么土匪，不过城厢里出了两起盗案。地方文武张大其词，禀报到省；上头为所蒙蔽，派了胡统领下来。其时地方上早经平安无事。偏偏又碰着这位胡统领好大喜功，定要打草惊蛇，下乡搜捕；土匪没有办到一个，百姓倒大受其累。统领自以为得计，竟把剿办土匪，地方肃清禀报上去，希图得保。现在又叫他手下的人开办报销，听说竟其浮开到一百多万。害了百姓不算数，还要昧着天良，赚皇上家的钱。这样的人，亏你认作同门，还要去拜谢他呢！”魏竹冈道：“据你说来，真正岂有此理！他下乡骚扰百姓，百姓吃了他的苦，为什么不来告呢？”单太爷道：“这是我们这位堂翁办的好事。百姓起初原来告的，不知道怎么一来，一个个都乖乖的回去，后来一点动静都没有了。”魏竹冈道：“这事情我不相信，我倒要去问问他。一个地方官有多大，只知谄媚上官，罔恤民隐，这还了得吗！”说罢，立刻亲自下座，到书案桌上取出信笺笔砚，先写一封信给本县庄大老爷。

单太爷劝他不要写，他一定要写。信上隐隐间责他办事颠倒，帮着上司，不替百姓伸冤。“兄弟刚从屯溪回来，就有许多乡亲前来哭诉，一齐想要进省上控。是兄弟暂将他们压住。到底这件事老公祖是怎么办的？即望详示”云云。写完

立刻差人送去，并说立等回信。一面仍同单太爷商量敲竹杠的法子。不多一刻，庄大老爷回信已到。魏竹冈拆开看时，不料上面写的甚是义正词严，还说甚么：“百姓果有冤枉，何以敝县屡次出示招告，他们并不来告？虽然来了几起人，都是受土匪骚扰的，并没有受过官兵骚扰，现有他们甘结为凭。况且被害之人，敝县早经一一抚恤，领去的银子，都有领状可以查考。敝县忝为民上，时时以民事为念；这不替百姓伸冤的话是那里来的？还求详细指教”各等语。魏竹冈看完之后，把舌头一伸，道：“好利害！如今倒变了他的一篇大理信了。”单太爷道：“我们这位堂翁是不好缠的，劝你不必同他罗苏，还是想想你们贵同门胡统领的法子罢。”

魏竹冈听了踌躇道：“不瞒老哥说：下头的竹杠小弟倒是敲惯的。我们这些敝乡亲见了小弟都有点害怕，还有乡下人，也是一敲就来。人家骂小弟鱼肉乡愚，这句话仔细想来，在小弟却是‘当仁不让’。倒是这上头的竹杠兄弟却从来没有敲过，应得用个甚么法子？”单太爷道：“只要有本事会敲，一敲下去，十万、八万也论不定，三万、二万也论不定，再少一万、八千也论不定；看甚么事情去做。要敲敲大的；至于今天说官司，明天包漕米，什么零零碎碎，三块、五块、十块、八块，弄得不吃羊肉空惹一身骚，那是要坏名气的，这种竹杠我劝你还是不敲的好。要弄弄一笔大的。就是人家说我们敲竹杠，不错，是我的本事敲来的，尔其将奈我何。就是因此被人家说坏名气，也还值得。”魏竹冈听了，心上欢喜，张开胡子嘴，笑的合不拢来。笑了一会，说道：“我也不想十万、八万、三万、两万，只弄他一万、八千，拿来放放利钱，戥了我的养老盘缠，我也心满意足了。如今倒是怎么样敲法

的好？还是写信，还是当面？”单太爷想了半天，道：“当面怕弄僵，还是写信的好。你写信只管打官话，是不怕他出首的。有甚么事情，里头我有一个至好朋友替我做内线。见事论事，随机应变，依我看来，断没有不来的。”

说到这里，伺候他的小厮上来请吃饭。魏竹冈不答应，看他意思，想要把信写好再吃饭。只见他走到书桌跟前坐下，开了墨盒子，顺手取过信笺一张，一只手摸着笺纸，一只手拿了一枝笔，将笔头含在嘴里，闭着眼睛出神。却不料单太爷自从下午到此，已经坐了大半天，腹中老大有点饥饿，又不便一人先吃，只得催他吃过晚饭再写。魏竹冈至此方悟客人未曾吃饭，连忙吩咐小厮进去说：“今天有客在此，菜不够吃，快去添样菜来。”小厮进去多时，方见捧了一小碟炒鸡蛋出来。按排匙箸都已停当，二人一同入座。单太爷举眼看时，只见桌上的菜一共三碟一碗：一碟炒蚕豆，一碟豆腐乳，一碟就是刚才添出来的鸡蛋，一碗雪里蕻虾米酱油汤。等到将饭摆上，乃是开水泡的干饭。魏竹冈举箸相让，谦称“没有菜。”单太爷道：“好说。彼此知己，只要家常便饭，本来无须客气。”一面吃着，魏竹冈又拿筷子夹了一小块豆腐乳送到单太爷碗上，说道：“此乃贱内亲手做的，老哥尝尝滋味如何。”单太爷连称“很好……”说话间，魏竹冈已吃了三碗泡饭，单太爷一碗未完。只听他说了声“慢请”，立起身来，走过去拔起笔来写信。幸而他是两榜出身，又兼历年在家包揽词讼，就是刀笔也还来得，所以写封把信并不烦难。等到单太爷吃完了饭过来看时，已经写成三四张了。

他一头写，单太爷一头看，等到看完，他亦写完。只见上头先写些仰慕的话；接着又写了些自己谦虚的话；末后才

说到：

“本城并无土匪作乱。先前不过几个强盗，打劫了两家当典、钱庄。城厢重地，迭出抢案，地方官例有处分；乃地方官为规避处分起见，索性张大其词，托言土匪造反，非地方官所能抵御，以冀宽免处分。上宪不察，特派重兵前来剿捕。议者皆谓阁下到此，亟应察访虚实，镇抚闾閻；乃计不出此，而亦偏听地方文武蒙蔽之言，以搜捕遗孽为名，纵所部兵四出劫掠，焚戮淫暴，无所不为。合境蒙冤，神人共愤。现在梓里士民，争欲联名赴省上控。幸鄙人与执事谊属同门，交非泛泛，稔知此等举动皆不肖将弁所为，阁下决不出此。惟探闻上控呈词，业经拟定，共计八款，子目未详。叨在知交，曷敢不以实告。应如何预为抵制之处，尚祈大才斟酌，并望示复为盼”

各等语。单太爷看了，连连拍手称妙。魏竹冈道：“我只同他拉交情，招呼他，看他如何回答我。”单太爷道：“听里头朋友说，他还有朦开保案、浮开报销几条大劣迹，为什么不一同叙进？”魏竹冈拿手指看“共计八款”四个字，说道：“一齐包括在内，给他个糊里糊涂的好。等他来问我，我再一样的告诉他。我的信只算要好通个信，我犯不着派他不是，所以信上有些话一齐托了别人的口气，不说是我说的，只要他觉着就是了。”单太爷听了甚为佩服，连说：“到底竹翁先生是做八股做通的人，一通而无不通。……小弟是没有读过书，主意虽有，提起笔来就要现原形的。”魏竹冈道：“这也怪不得你。你若八股做通，你早已上去，也不在这里做县丞

了。”正说着，将信封好，开了信面。怕自己的跟人不在行，交给单太爷的小跟班即刻去送。叫 he 到船上说是魏家来的，守候回信，千万不可说明是单太爷的家人。小跟班的答应着去了。约摸两个钟头，方才拿了一张回片回来，说：“有信明天送过来。”魏竹冈道：“我这个信不是甚么容易复的，定要斟酌斟酌，且看他明日回信如何写法，再作道理。倘若没有回信，好在你有位朋友在里头，就托他探个信，告诉我们一声。或者再写一封信去，或者商量别的办法。”单太爷答应着，又说了些别的闲话，方才回去。按下不表。

且说周老爷自从辞别单太爷出城之后，一直回到船上。毕竟心怀鬼胎，见了胡统领比前反觉殷勤。胡统领本是个随随便便的人，倒也并不在意。等到晚上吃过夜饭，正是几个随员在大船上趋奉统领的时候，忽见船头上传进一封信来，说是本城绅衿魏大老爷那里写来的。胡统领听了诧异，连忙接在手中一看，只见上面写明“内要信送呈胡大人勋启”，下面只写着“魏斌”两个字，还有“守候福音”四个小字。一头拆信，一头心上转念：“我并不认得此人，这是那里来的？”信封拆破，掏出来一看，先是一张名片，刻着“魏翹”两个大字；后面注着“拜谒留名，不作别用”八个红字；另用墨笔添写“号竹冈，某科举人、某科进士、兵部主事、会试出某某先生之门。”胡统领看了明白：“是要我晓得他与我同门的意思。看来总是拉拢交情，为借贷说项地步。”因此并不在意，从从容容将信取阅。及至看到一半，说着“并无土匪”的事，心中始觉慌张；兼之一路看来，无非责备他的话头，因此心上很不舒服；及至临了，叙到他两个本是同门，因此特地前来关照，以及“等候回信”等语。他翻来复去看了两遍，一